

## 回家

——记一位打工者

□王镇

异乡一家乡 6



忘记一年的奔波  
忘记一年的劳碌  
收拾行囊  
踏向回家的征途

曾记得  
妈妈在点点灯光中为我纳鞋  
泪水沾湿了她的枯槁的老手  
曾记得  
妻子坐在炕上为我织衣  
滴滴真情融入一丝一线之中  
曾记得  
女儿拉着我的衣袖  
哭着喊着阻止我离去的脚步

一切的一切  
都已过眼烟云  
一切的一切  
却又那么记忆犹新

八月十五  
我拨动那永恒的号码  
沙哑而亲切的声音  
扼住了我的咽喉  
妈——您还好吧  
五个普普通通的方块字  
却让我憋足了有生的力气  
艰难地说出  
花好月圆人未到  
撷取枫叶托故思  
今夜相思绵绵  
今夜无人入睡

凛冽的寒风  
在高速上空盘旋  
淡淡的雪花  
阻挡了客车前行的脚步  
归家心切的孩子呵  
他们早已飞回了故乡  
飞回了阔别已久的亲人身旁

回家  
一个永恒的话题  
回家  
牵动着我们的心  
愿打工者一路平安  
愿他们阖家幸福

**作者简介:**王镇,90后文学爱好者,供职于亭湖区委组织部,系亭湖区作家协会理事、副秘书长。

## 风中玫瑰

□杨咏霖

冬日的早晨,大街上显得格外的清冷,一阵寒风袭来像无数个针尖在人脸上刺过。路旁的树木早已褪尽了夏日的鲜艳和青翠,暴露出褐色的枝干,傲然承受着凛冽寒冬的煎熬。

唯有绿化带里生长的那一丛丛玫瑰,仿佛还在留恋春日的芳华,叶子被风吹散落了些,但枝头仍然零星绽放着几朵盛开的花儿。虽然花瓣残破,但仍然娇艳不逊,色泽不减,红的黄的粉的,为冬日的沉寂增添了几分暖意和生机。

“刷、刷、刷”,在这个拂晓的城市,这声音显得格外清脆入耳。循声望去你会发现不远处马路边,有一个橘黄色身影不停地移动。熟悉的人都知道,那是环卫工人小周在不停挥动着扫帚清扫路面。

小周,四十多岁的年纪,身材高挑,衣着朴素,不施粉黛,做事麻利。缘于我和她是邻居,对她多少有一些了解。听说她原来在上海一家企业打工多年,工作稳定且收入可观。因小孩读高中家中无人照应,便辞职回来。因一时闲下来感觉浑身犯病,便找一份事做,不想就干起了这又脏又累的活计。当初她是这样拿的主意,边上班边照顾儿子,等到儿子三年高中毕业,到哪个城市读书,她也随着儿子一起去。

如今她儿子已经在南方的一座城市读大二了,而她依然每天在这个熟悉的地方“扫马路”。她的一个朋友,劝她重新找一份轻松体面点的活干,说脏和累且罢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就连容颜都配不上自己的年龄了!她却笑着说,已经适应了,现在干哪个行当容易呀,再说这个工作也总得有人去做啊!

一夜过来,路面上到处是杂物和污七八糟的杂色,散落在路面上的梧桐树叶、塑料袋、纸屑、果壳等垃圾,像被冻僵了一样,吸附在地上不肯动弹,任凭扫帚不停挥动,且付出十二分力气,才将垃圾扫进畚箕。

那橘黄色身影,就像一支流动的唤醒这座城市这把火,拨动和温暖着城市的每一根神经和脉搏。扫帚经过的地方立刻变得干净起来,她要在规定的时间,把路面清扫干净。

不知不觉,东方的朝阳迸出樱红,天完全放亮堂了,干净宽敞的路上车辆和行人渐渐多了起来。虽然清冷,但朝晖映在每个人的脸上,却是温暖的清新的。五颜六色的车流人流,像潮水一样在马路上欢快地流淌,人们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忙碌。

城市道路每天的人流车往不断,随时随地会产生垃圾。由于民众的环境意识和卫生习惯的差异,往往有少数行人在路上随地乱扔垃

圾;时有从车窗往外抛撒纸袋杂物等。在宽阔干净的路面上,扔下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就显得特别刺眼也非常令人厌恶。

一次,我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突然,前面的一辆车子从左边窗口往旁边地上“咄”的一声,抛下一大袋子垃圾。我见状皱起眉头心想,什么人素质这么差!这时立刻闪现出一个穿黄色背心的人,来到那袋垃圾面前,弯腰捡起袋子放到畚箕里,又迅速跑到路边的绿岛上。前后不过十秒钟,显然她在争分夺秒和时间赛跑,动作是那样的轻盈和娴熟。那个环卫工人虽然戴了口罩,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她是小周,这条路段是她工作的范围。

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酷暑寒冬,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就听到小周出门“笃笃笃”下楼梯的脚步声。而我还在被窝里迷糊着,睡“回笼觉”呢,这声音也成了每天提醒我起床的“闹钟”。

她在手机微信里下载了计步器,一天下来走动达到四万多步,圈子里有90多人,每天的“冠军”总是非她莫属。知道她的人都说,别人是从公园或体育场踱出来的闲庭信步,而她是在马路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每天晚上打开手机,看到朋友圈里的排名,她心里总是感到美滋滋的。

城市因人口密集,每天吃喝拉撒,都要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一天也离不开这些夏顶酷暑,冬冒严寒的环卫工人。一年四季他们总是朝迎霞光出,暮披星月归,每天从零开始不畏脏累,默默劳作,付出的是辛劳和汗水,换来的是环境的清新和美丽,被称为当之无愧的“城市美容师”。

记得去年除夕夜里十点多钟,我下楼准备燃放烟花,在楼梯口遇见匆匆下班回来的小周。我一惊,问她说,今天这么晚才下班吗?她笑着说,是的,我们越是节日越忙,特别是春节这阵子,明天就是新年了,所以今天八更八点,也要把路上扫得干干净净才能下班。看着她一脸疲惫,仍然显得愉悦高兴的样子,我听后心里却感到一丝莫名的怜悯和辛酸。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洁美舒适的城市环境,离不开无数个像小周一样的环卫工人。她们是平凡的,就像这风中玫瑰一样,无论是骄阳酷暑,还是风霜雨雪,它们不娇媚,不争名利,不折不挠,默默无闻地展现给人间的是美好,吐出来的是芳香。

**作者单位:**射阳县环境卫生管理处

## 劳动的快乐

□董青春

我高中毕业那年,三弟初中毕业,务农的日子里,生活非常单调、枯燥,我和三弟渴望着能够拥有一台收录机,田野劳作归来,看看书,听听流行歌曲,这是我们当时最大的愿望。

那时费翔的歌特别流行,村头王家商店里反反复复地吼着他那首“冬天里的一把火”,把我们兄弟心底的渴望与向往燃得旺旺的。那时电视机还没有普及,村庄上只有三四户经济条件好的人家有了黑白电视,收录机当时也还属于稀罕物,看着邻村在集镇上上班的小伙子骑着摩托车拎着“歌声嘹亮”的“双卡双带四喇叭”录音机,我和三弟的心里痒痒的,十分眼馋……

不久,我去了一家乡村小学校代课,每月工资40多块钱。三弟也“加盟”到本村的一家建筑队到邻村打工,三弟打工非常辛苦,拎泥桶,搬砖头,夯屋基,起早摸黑,风里来雨里去,十六七岁的年纪过早地品尝着生活的艰辛。两三个月后,三弟拿着110元工钱,我拿着80元的代课工资走进父亲的屋中。父亲慈爱地看着我们,将钱数了一遍后又递给了我们:“我早就知道你们兄弟俩的心思,这钱,你们拿去买‘唱机’吧……”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和三弟骑着家里的那辆“老爷车”吱吱呀呀地进城了。我们一家一家地“光临”了县城所有的家电柜台,最后在供销商场看好了一台“环球”牌单卡四喇叭收录机,样式、

音色不错,价格我们也能够接受,170块钱。我从衣袋里掏出钱一张张地数给了营业员大姐,她帮我们试听了收录机,又送给了我们一盒费翔的歌带。买好了收录机,我们想到父亲多年来辛苦劳作供我们上学读书,我们第一次挣钱也该表示点孝心,于是用剩下的10块钱又在糖烟酒柜台前买了一条“上海牌”香烟……

走出商场,正午的阳光暖暖的。我们已身无分文,望着商场对门饭店前热气腾腾的小笼包子,我和三弟相视一笑,紧了紧裤带,骑上“老爷车”踏上回家的路。

那天晚上,费翔的歌在我们的小屋里尽情地流淌着,抒情的旋律温暖着艰苦的时光,三弟抚摸着收录机满脸的欣喜和激动。在悠扬、灿烂的音乐里,我趴在桌子上,在日记本上写下:“劳动,会给我们带来歌声,带来快乐……”

**作者简介:**董青春,男,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响水县慈善总会工作。

